

通志彙解

仁12
1411
71





周易上經傳義附錄卷第四

後學天台董楷纂集



坤下
震上

傳 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
 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
 豫者安和說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
 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
 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
 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
 潛閉一作開潛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
 和豫故為豫也



程氏附錄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豫利建侯行師

傳 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一作兆民說服兵師之興眾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眾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

本義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

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朱氏附錄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傳 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眾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眾順所以豫也

本義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傳 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

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

本義以卦德釋卦辭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傳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豫之時義大矣哉

傳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

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本義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朱氏附錄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朱氏附錄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曰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和崇德謂著

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先王作樂无處不用如燕享飲食之時无不用樂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

初六鳴豫凶

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

本義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

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朱氏附錄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傳云初六謂其以陰柔一柔字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一作至凶矣

本義窮謂滿極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傳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

君靜

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眾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

本義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傳 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

三百五十六
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又言六二處
豫之道為教之意深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香
于反

傳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
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
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
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
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
君子處已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
故无悔也

本義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

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
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
有悔矣

朱氏附錄盱豫悔言覷着六四之豫便當速
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悔遲有悔。問六
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
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
者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傳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傳豫之所以為豫者由由字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眾陰說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元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一有朋類自當合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一无乎字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无其字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垢

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一作逼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

本義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朱氏附錄 由豫猶言由頤。豫四以震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為安上无為而下佚樂故曰豫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以

動豫理甚分明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傳由已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傳六五以陰一元陰字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於豫

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眾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眾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

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釵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一元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眾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常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傳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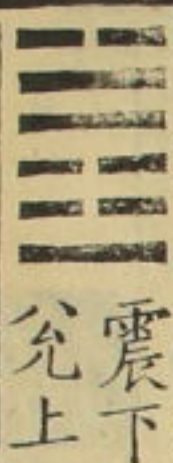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傳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在豫之終

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傳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震下兌上

傳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

朱氏附錄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

動而說卻是若說說而動卻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

隨元亨利貞无咎

傳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已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真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朱氏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

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
 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
 亦隨之義故為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
 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正乃得
 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
 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
 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
 得占法之意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

下隨時下遐嫁反 說音悅

傳 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

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
 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
 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
 所以隨也如是則可以一有字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
 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
 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
 下隨時

說 隨以卦變卦德釋卦

名義王肅本時作之

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傳 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一作與豫卦以下諸卦不同時與義是兩事

本義 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宴烏練反一為顯反

傳 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

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程氏附錄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本義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朱氏附錄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卻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

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某所見如此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傳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

故其隨當而有功

本義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朱氏附錄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要出門交有功卻是變。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傳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傳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一作居上丈夫也二若走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一九也守係小子而失丈夫

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

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

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
 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
 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
 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
 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
 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
 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
 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
 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
 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
 求而必一元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本義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
 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
 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
 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朱氏附錄 小子丈夫程說是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音捨

傳 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
 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善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傳 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
 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為臣

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一元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強一作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

能如是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凌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矣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傳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

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傳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
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
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
不知其過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亨許庚反
一許兩反

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
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

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
之極如是昔者大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大
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
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
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
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一有
心字之隨與
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它則過矣

程氏附錄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
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
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
者也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本義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亨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朱氏附錄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傳

隨之固如拘係一無係字維持一無持字隨道之窮極也

本義窮極也

巽下艮上

傳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忠蠱元亨利涉大川

傳

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

張君茂

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
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息薦反後胡豆反彖同

傳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
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
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
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
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
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
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
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

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
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
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
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
更變也

程氏附錄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
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
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己春
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
有所革別般氣

木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

下上下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朱氏附錄 四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

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甲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傳 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

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
 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
 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
 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
 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
 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
 也

本義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
 弊而至於蠱矣

朱氏附錄問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
 在下為卦體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

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
 而柔下此卦變曰是○巽而止蠱猶順以動
 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其本義之說蓋是趙
 德莊說○巽而止蠱卻不是巽而止能治蠱
 巽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
 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
 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先生說
 汪聖錫曾言某人別龜山往赴君龜山送之
 云且緩下手莫去拆倒人屋子謂屋弊不可
 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撐拄過因言龜山解蠱
 卦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

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便无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易要分内外卦看伊川卻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卻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傳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大

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傳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傳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朱氏附錄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傳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程氏附錄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

朱氏附錄問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元咎厲終吉

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内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兢

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一元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本義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可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朱氏附錄問程傳云初居内而在下故取子

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竊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傳

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祇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傳九二以剛陽為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一有不順而致敗母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元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

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義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正言當巽以入之也

朱氏附錄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傳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傳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傳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

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傳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朱氏附錄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则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则不免有

三五〇七
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
中然在巽體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
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寬裕
以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
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
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
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卻終吝由吉而趨凶
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
人卻是未免有悔至其它諸公欲且寬裕无
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遮掩拖延得過後
面憂吝卻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傳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
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傳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
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
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一作固不能為創始開
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
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
柔弱之資苟能一有信字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
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象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傳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傳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一元應字於下處事之外无

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十元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

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

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

亦一元亦字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

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

安於不求一元知字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

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

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象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

皆在其中矣

朱氏附錄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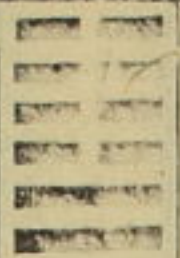
更幹箇甚麼。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

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
 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
 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
 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問蠱傳知止
 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
 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
 是不能做底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傳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
 侯蓋進退以道用捨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

存之志可為法則也



兌下
 坤上

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
 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
 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
 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
 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一作通相臨
 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
 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
 自上臨下臨民為義

臨元亨利貞

也也傳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

至于八月有凶

傳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程氏附錄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

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本義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朱氏附錄問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迫近者皆謂之臨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

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問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遞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長丁丈反說音悅後以意讀之

傳 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

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為說說乃和也

夫彖云決而和

本義 又以卦體釋卦名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傳 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

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
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
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方君子道長
之時聖人為之誠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
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

朱義

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朱氏附錄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
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惟其如此
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者蓋要反那二
陽○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
但取其成韻耳不必強分析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思息
吏反

傳

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

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
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一无教
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
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
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

朱義

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

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初九成臨貞吉

傳 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一作時也。

本義 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朱氏附錄問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此等處

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傳 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傳 二方陽長而漸盛感一作咸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

本義 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傳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蹠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未詳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傳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一元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则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傳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

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傳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朱氏附錄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

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傳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晉

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

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傳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

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本義**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氏附錄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

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
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傳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

吉可知

朱氏附錄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
无所臨卻還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
它如小人在上位卻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
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
○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坤下
巽上

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

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為觀

於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

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脩德行政為

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

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

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觀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官喚反
盥音管

傳予聞之胡益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

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

之字

通志堂

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顛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一作常莊嚴一作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顛然瞻仰之矣顛仰望也

六四 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

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顛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顛然可仰戒占者宜如是也或曰有孚顛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朱氏附錄問盥而不薦曰這猶譬喻相似蓋无這事且如祭祀纔盥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潔之義耳○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

浣手不是灌盥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盥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這盥自與灌不同灌自是以柶盥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着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中治

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顯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

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
看所謂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官音

大觀之觀官喚
反以觀之觀一

傳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

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
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傳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

仰一作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

本義釋卦辭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矣

傳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

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
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

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
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

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
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

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

朱氏附錄盟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邇下觀而化卻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盟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地上觀之觀官喚反省悉

及井

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本義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一作其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

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
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本義 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
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
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
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傳 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
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

闕苦規反

傳 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

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闕覘之觀耳闕
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一作盡明也二既不能明
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
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
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
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本義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闕觀之象女子之正
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傳 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一有闕能字
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

也

本義在丈夫則為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傳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答一作各以能順也

朱義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朱氏附錄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而

觀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曰看來

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

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

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於近所觀

不明不大六四卻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

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

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而言

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

我豕頤是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此說與本義不

同然問者即本義之說而先生所答如此姑存之以備參考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傳觀已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傳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

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本義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觀進仕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傳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元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

非常之遇也也字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繫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一作未能免於咎也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

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傳我生出於已者人君欲觀已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已之道是也

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傳上九以剛陽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已者德

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本義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朱氏附錄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无事○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卻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

之類○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媿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无此德自當不得此文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文君子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傳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
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
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
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
安寧也

程氏附錄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
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
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位
為眾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

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无與於天下也必
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
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
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
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

朱氏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朱氏附錄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
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
觀皆平聲。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
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二爻意思
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

親底意思。○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傳

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

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一元也字當用刑法小則懲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一作齧合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

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一作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噬市制反 噬胡臘反

傳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一作不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一用字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本義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

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傳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

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傳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
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
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
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
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
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時掌反

傳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
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

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
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
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
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本義頤中為物以卦體釋卦名義噬嗑

亦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

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

象卦變釋卦辭

朱氏附錄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
有物只說利用獄爻亦各自取義不說噬嗑
頤中之物。問易彖傳剛柔分者二噬嗑節

也何以言剛柔分曰據某觀之只是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猶均也問易中三陰三陽之卦多獨二卦言之何也曰偶於此二卦言之餘卦別有義剛柔分語意與日夜分同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傳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噬象雷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本義雷電當作雷雷

朱氏附錄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

說何邪曰先儒皆以為例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校交教反一音教象同

傳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一有後字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

陰陽之位陰陽繫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

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一作不言位當不當者蓋初終之義為

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

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本義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

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屢校減

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

也

象曰屢校減趾不行也

傳屢校而減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

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

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本義減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六二噬膚減鼻无咎

傳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

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

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

為易入也減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

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

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減鼻而无咎也中

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

本義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

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亦小傷而无咎之占也

朱氏附錄噬膚滅鼻膚腹腹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傳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音昔

傳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

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 一元而字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本義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傳六三 一元三字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音千肺 緇美反

傳

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

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肺肺

肉之有聯一元 聯字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

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

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

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一元 九字四剛而明體陽而

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

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

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

本義

肺肉之帶骨者與截通周禮獄訟入鈞金

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

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

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朱氏附錄問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

束矢之意如何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

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

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

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

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傳

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一作 利艱貞蓋

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傳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肺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為閒甚大非易嗑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

危懼哉一作忘危懼也

本義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肺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朱氏附錄]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貞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文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貞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二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

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傳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何可反象同

傳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本義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傳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

一死傷字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本義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離下艮上

傳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

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彼偽反卦內同

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本義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

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所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上時掌反

傳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一作相交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亥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

中文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柔分言一元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交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一作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

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本義 首章亨字疑衍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止

而文柔故 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以卦變釋卦辭

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

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文明以止** 人文

也 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傳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

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傳 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一元

下下字无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
 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
 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而字无成者如屯取動乎
 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
 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
 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
 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爻變為義
 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
 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
 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

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
 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
 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
 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
 而言非謂就卦中外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
 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
 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
 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
 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
 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
 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

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本義 極言貴道之大也

朱氏附錄或問近略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為自外來故說得有

礙大凡卦變須觀兩體上下為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先生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卦重而為泰又自泰而變為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

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為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為他卦邪若論先天一卦亦无既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為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為有功。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卻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折之古反

傳山者草木百物之一元所聚生也火在其一元下

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一元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

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朱氏附錄問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它故止而不敢折也○山下有火賁離下艮上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似而相反賁內明

外止旅外明內止

艮下離上

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

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它自有箇象如此遇著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月至于旬時不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舍音捨象同

傳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也俗所羞世俗所貴一作賁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

本義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傳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

三百廿八
六十四
陳元

頤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一元於字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本義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傳 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繫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傳 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一作修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

本義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傳 飾而不常且非正一有人則字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通志堂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白波反翰戶且反又寒素反

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

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

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

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

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

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

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

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

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

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朱氏附錄白馬翰如言此爻无所賁飾其馬

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

一元為字可疑也雖為三寇讎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

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

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

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戔在干反又音戔

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

比於陽復无所繫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
 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
 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
 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
 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
 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
 於上九受一作隨其裁制如束帛而一元而字而爻爻則雖其
 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
 功終獲其吉也爻爻剪裁紛裂之狀帛未用則
 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剪裁紛裂
 爻爻然束帛喻六五本質爻爻謂受人裁製而

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
 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為
 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為吉也

本義 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
 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爻爻之
 象束帛薄物爻爻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
 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朱氏附錄問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
 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
 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
 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

還淳之義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卻來賁田
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若是鄙吝然終得
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賁于丘園束
帛賁是箇務農尚儉賁是狹小不足之
意以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
則為錢如所謂束帛賁六居尊位卻如此
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
吝卻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
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又曰賁者淺小
之義凡淺字箋字皆從賁或問淺小是儉之
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

栢子林

看然終卻吉○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
賁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
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又獨異而
作敦本務實說也曰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
帛賁他解作裁剪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
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
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
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說又近
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賁作裁剪紛
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通志堂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喜如字又許意反
无妄大畜卦放此

傳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唯能

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

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

實耳

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

如此

朱氏附錄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

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

也○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卻是賁

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

園又束帛綈綈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

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白賁无咎據剛

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

拘各自說一義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為得志

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

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得志也與

它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

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朱氏附錄問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



坤下艮上

傳剝序卦貴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貴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為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頽剝

之象也

剝不利有攸往

傳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一作陽之時眾小人剝喪於一无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本義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長下丈反
傳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

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一無於字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一作剛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傳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本義剝剝也柔變剛也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

進于陽變剛為柔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

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以卦

體卦德釋卦辭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傳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地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一作山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

朱氏附錄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傳陰之剥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剥漸至於身也剥牀以足剥牀之足也剥始自下故為剥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貞字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

正道也一作消亡於正也陰剥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傳取牀足為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傳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本義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朱氏附錄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

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傳陰之侵剥於一作剛陽得以益盛至於剥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剥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剥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剥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本義言未大盛

六三剥之无咎

傳眾陰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剥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剥陽眾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本義眾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

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傳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本義上下謂四陰

朱氏附錄史之九三雖應上六然曰君子史史則非不決小人也但聖人以壯于頄為戒耳剝之六三雖處羣陰之中然象以失上下明之而程傳又以呂強當其事則其心跡亦不相違矣蓋心跡无可判之理程書言之詳矣吾徒所宜深考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傳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幾貞直言凶也

本義陰禍切身故不復言幾貞而直言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近如字一巨斬反

傳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貫古亂反一音官

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

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
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
一作親愛之義以一陽在上眾陰有順從之道故發
此義

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
為眾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
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

傳羣陰消一无消字剥於一无於字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
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
尤也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

深切之至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傳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
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一作一變則
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
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
道不可亡也或曰剥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
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剥
一有盡字為坤陽一有復字來為復一有然字陽未嘗盡也剥盡
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
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

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心願戴於君子
 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理既如是在卦亦眾陰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
 剥廬若小人則當剥之極剥其廬矣无所容其
 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剥極則及
 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交必待
 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
 爻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剥之極止
 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
 君子之道不可亡也爻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
 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卻有復生之理

乎

程氏附錄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
 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无陽也故謂之陽月
 也然何时无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
 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无窮者

本義 一陽在上剥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生則
 為眾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剥極於上自失所覆
 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
 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朱氏附錄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久不及食
 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

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剥之則是自剥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剥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剥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則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文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氣可盡之理變於

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剥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无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无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无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自觀至剥三十日剥方盡自剥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剥每日剥

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剥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九月陰極則陽已下生。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曰剝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躋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便見得天地无休息處。一云這是忽地生出纔交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了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到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三月便三分四分

便四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了。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

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黃落才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生萌芽而後舊葉方落。或問伊川所謂陰亦然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復之說蔡季通以爲不然某以爲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岂无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爲耳豈能使之无邪。蔡季通云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元

定不敢以爲然也○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

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卻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傳正道消剥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剥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剥極之時小

人如是也

宋氏附錄小人剥廬一句舊見二十家叔說

禳字公立廬如周禮秦无廬之廬音廬蓋戟柄也謂

小人自剝削其戟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此說與本義不同附見于此

周易上經傳義附錄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皇朝通志卷之四

七十九

六龍

